

那時，老法師每天至少有八個小時和我們在一起，或講經、或授課、或聽學生習講、或耐心指導講經的技巧，並且坐在那裏腰板挺得筆直。我們這些小青年們在那段時間都累得直不起腰，每次見面只有苦笑，加之要上臺講大座，有人便有「此命休矣」之感。壓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但每次不管在何時何地看到老法師時，他卻總是神采奕奕，臉上也掛著他那特有的、永不褪色的微笑。

那時，我們可真正的服了他，他的工作量可比我們要多好幾倍啊！可他老人家的精神卻是我們這幫年輕人怎麼也比不上的。

去年年底，老法師得重感冒已有數日，隨侍弟子及護法同修數次勸他休息幾日。可老法師一句話也不說，在講經之前甚至比平時提早搭好衣，準備好經本，正襟危坐，等候侍者到來。

那幾日是新加坡四眾弟子永遠難以忘懷的時光，早餐開示半小時，晚間大座兩小時老法師一次也沒有耽擱。尤其在晚間大座時間，聽眾們所看到的是老法師浮腫的雙眼和不斷掩面劇烈咳嗽的病相，但一等咳嗽稍停，便又立刻談笑風生的進入正題。

那幾個晚上很多法師流淚了，很多居士也流淚了，一千多人的講堂內鴉雀無聲。那實在是一種頗為悲壯的場面。從那以後，跟隨老法師修學的年輕法師們即使身體不適，也很少輕易請假。

今年上半年我曾陪同老法師去北京和香港，從香港回到新加坡後，他讓隨行的悟泓法師去算我們一行的機票費用。當時我有點納悶，心裏想：人都已經回來了，還算機票價錢幹什麼？等悟泓法師算好後，老法師叮囑他馬上將機票費用如數交給淨宗學會總務李文發居士。

那時，我才明白過來，原來老法師每個月去香港弘法，每次去澳洲開示，自己以及隨行人員的機票竟然都是他老人家掏腰包的…
…

——《我和我的善知識們》